

《四库全书》载录传教士撰译著作述论

陈 占 山

作为清人对晚明以来中欧文化交流成果作出的一种回应,《四库全书》(含《总目》)载录了入华传教士撰写、翻译的数十种著作,这是值得学人重视的,然至今尚未见有专文讨论。笔者现作初步考察,盼高识为之是正。

—

《四库全书》及《总目》载录传教士著作情形,先列表介绍于下:

书 名	撰译者	卷数	初刊时间	载录形式	所属类别	底 本 来 源	合 中 作 士
御定律吕 正义续编	徐日升 德理格	1	康熙 末	著录	经部 乐类		
职方外纪	艾儒略	5	天启 三年	著录	史部 地理类	两江总 督采进 本	杨廷筠
坤輿图说	南怀仁	2	康熙 三年	著录	史部 地理类	内府藏 本	
泰西水法	熊三拔	6	万历 四十年	著录	子部 农家类	纪昀家 藏本	徐光启 李之藻

乾坤体义	利玛窦	2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李之藻
表度说	熊三拔	1	万历四十二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周子愚 卓尔康
简平仪说	熊三拔	1	万历三十九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徐光启
天问略	阳玛诺	1	万历四十二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周希令 孔贞时 王应熊
新法算术	龙华民 邓玉涵 罗雅谷 汤若望	100	崇祯初 末治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陈吕齐 家藏本	徐光启 李之藻 李天经
测量法义	利玛窦	1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徐光启
浑盖通宪图说 ^①	利玛窦	1	万历三十五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李之藻
圆容较义	利玛窦	1	万历三十六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两江总督本	李之藻
御定仪象考成	戴进贤 刘松龄 鲍友管	32	乾隆七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明安图 等
御定历象编后成	载进贤 徐懋德	10	乾隆七年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梅成 穀等
天步真原	穆尼阁	1		著录	天文类 算法	浙江汪家 启淑藏本	薛凤祚

同文算指	利玛窦	前编2, 通编8	万历四十年	著录	天文算法类	两江总督本	李之藻
几何原本	利玛窦	6	万历三十年	著录	天文算法类	两江总督本	徐光启
奇器图说	邓玉函	3	天启七年	著录	谱类	两淮盐政本	王征
律吕纂要	德理格	2	康熙中	存目	经乐部类	内府藏本	
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		天启六年	存目	小学类	两江总督本	王征
别本坤輿外纪	南怀仁	1	康熙初	存目	史地理部类	大学士购大英本	
西方要纪	利类思 安文思 南怀仁	1	康熙初	存目	史地理部类	修程家 编晋芳 藏本	
辨学遗牍	利玛窦 ^②	1	万历四十年	存目	子部家类	两江总督本	徐光启
二十五言	利玛窦	1	万历三十二年	存目	子部家类	浙江总督本	
天主实义	利玛窦	2	万历三十二年	存目	子部家类	两江总督本	
畸人十篇 附两琴曲 意	利玛窦	2	万历三十六年	存目	子部家类	两江总督本	

交友论	利玛窦	1	万历二十七年	存目	子部杂类	两江总督本	
七克	庞迪我	7	万历三十二年	存目	子部杂类	两江总督本	
西学凡附 录大唐景 教碑一篇	艾儒略	1	天启三年	存目	子部杂类	两江总督本	
灵言蠡勺	毕方济	2	天启四年	存目	子部杂类	两江总督本	徐光启
空际格致	高一志	2	崇祯六年	存目	子部杂类	直隶总督本	韩云
寰有诠	傅凡济	6	崇祯二年	存目	子部杂类	浙江汪家 浙启藏本	李之藻

说明：表中所列书目，据《四库全书》及《总目》录存先后为序。又，列入者，严格限于传教士撰译著作范围之内；对仅由中国学者一方在教士撰译基础上的再创作^⑨，本表没有列入。

综括表中所列，可以看出：

1. 从载录形式言，著录 18 部计 184 卷，存目 14 部约 30 卷（《西儒耳目资》未注卷数），即共载录著作 32 部约 214 卷。著作涉及了经、史、子三部中的乐类、小学类、地理类、农家类、天文算法类、谱录类和杂家类 7 个门类。

2. 从所录著作的初刊年代（有 3 部暂不详）看，最早的一部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最晚的一部为清乾隆十七年（1752）的《御制仪象考成》。时间跨度约 150 年。又，所录存者，绝大部分为晚明之作。

3. 录存著作的作者，均为耶稣会士。这一点与其人皆为饱学之士、并奉行学术传教策略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当时入华的传教

士除耶稣会士外，尚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但这些会派教士的著作不见被录载。“合作中士”是指曾协助教士担任笔译、润色文字、校订书稿的中国士大夫，他们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科学家。

4. 录存著作的底本来源主要是地方官（两江总督、浙江总督、两淮盐政）采进，纂修官（纪昀、陈吕齐、程晋芳、英廉）、地方藏书家（浙江汪启淑）进献及内府收藏本。几部御纂书籍，《总目》未注底本来源。但既系皇家官书，当为文渊阁等官方藏本。除地方官采进之外的其他几种情况值得注意：它似反映了晚明以来的西学输入，已经引起了一批并非在引进第一线上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的重视。

5. 录存 32 种著作中，有 18 种为李之藻《天学初函》所载入者。它们是《职方外纪》、《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天问略》、《测量法义》、《浑盖通宪图说》、《寰容较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辨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七克》、《西学凡》和《灵言蠡勺》。《天学初函》是中国第一部西学丛书，编刊于崇祯二年（1629），分理、器二编，共收录了传教士的 20 种著作。是书《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十一，予以存目。

二

《四库全书》载录了传教士 32 种著作，这在其成书前（乾隆四十七年基本完成）入华教士的总撰著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是下面想重点给予考察的。

首先，载录著作在全部撰、译著作数量上占的比例。

似可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明清之际入华传教士撰译著作的研究及书目的清理，一直缺乏系统、明确、堪资凭信的成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附《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及其著述》一表，约列三百余种。但重复错谬，不胜枚举；陈

垣《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④，只列现存 150 种宗教书籍，且其中有 20 余部为中国教徒著作。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书，约列 200 种。但一方面漏列十分严重，另一方面也杂入不少中国教徒的著述^⑤。相比之下，华裔学者钱存训博士《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⑥中，对 1584—约 1790 年入华耶稣会士译述的统计，或可凭信。据此，在这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耶稣会士译述共 437 种。其中，天主教方面的著作 251 种，占总数的 57%；人文科学（含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语言、地理等）为 55 种，占 13%；科学书籍（数学、天文学、物理、地质、医学和军事科学等）131 种，占 34%。钱氏的统计，大大超出了梁启超和徐宗泽两人著述中所收录的数目。然稍感缺憾的是钱文只有统计数字，而未列出相关书目，故无法据此作进一步的考求取信。若依钱氏，则《四库全书》录存仅为教士总撰著量的十四分之一。

其次，载录著作的代表性及学术价值。

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可以肯定，载录著作一般都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概而论之，《乾坤体义》、《天问略》、《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表度说》、《简平仪说》等，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月食等天象原理、七曜与地球的体积及其比较、已测知的恒星及天文仪器的制造等。事实上这几部著作也是在《崇祯历书》前，反映欧洲天文学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晚明政府修历作了较好的前期知识铺垫和舆论宣传。《新法算术》即《崇祯历书》，原 137 卷。入清后删节、整理，另加汤若望新撰的《历法西传》和《新法表异》两种，共计 100 卷，改称《西洋新法算术》，《四库全书》著录时又略称为《新法算术》。此书是明季介绍欧洲天文学及相关数学问题成果中最完备的著作。它是清初所编的几部大型官书，如《御定历象考成》（42 卷）、《御定数理精蕴》（53 卷）的滥觞。《历象考成后编》及《仪象考成》是在当时输入的最新版欧洲天文学成

果和教士在中国一系列天象实测、计算的基础上，对康熙御定《历象考成》和南怀仁《灵台仪象志》的进一步修正和补充。

数学是晚明以来输入的欧洲科技中的一重要分支。《几何原本》及《同文算指》分别介绍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欧洲的笔算，是此时期这一学科引进中最重要的成果。《测量法义》是对《几何原本》“公理”的推演、运用，具有示范性质。

明清之际，世界地理知识，特别是欧洲的地理知识已系统传入中国。《职方外纪》和《西方要纪》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前者十分全面。其书卷首为《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卷一至卷四为当时五大洲的分图及各方面知识的解说，卷五为四海总说。欧罗巴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凡出产、风俗、饮食、屋宇、工业、车马、教育、图书馆、宗教、慈善事业、赋税、诉讼，无不备具。由此，其介绍已超出一般地理著作的范围。

《泰西水法》和《奇器图说》可能是当时传入的水利学、机械工程学方面仅有的两部著作，最切民生日用。前者专言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取水、蓄水的方法及器具；后者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的力学原理和运用这些原理以起重的各种器械。

《律吕正义》为康熙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共分三编，上编曰正律审音，下编曰和声定乐，均言中国传统乐理。《律吕正义续编》曰协奏度曲，专论西洋乐理。介绍了西洋五线谱的编制及用法，是欧洲五线谱知识传入中国的肇始之作。而据方豪先生考证，列于存目的《律吕纂要》，正是《续编》的底本^⑦。

《西儒耳目资》以罗马语文研究探讨中国文字，是一部语言工具书。晚明以来，此书亦非仅有的一种。在这之前，罗明坚和利玛窦就曾合编过一部葡华词典，名《平常问答词意》。利玛窦还单独编过一部《西字奇迹》，以拉丁文注汉字。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后出，但条理亦尤密，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并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表中《辨学遗牍》下七种，基本上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要内容，是当时中国教会中的名典，其中的一些还被转译为日文、朝鲜文^⑧，在邻国流传。《灵言蠡勺》和《寰有诠》的底本是当时葡萄牙最著名的耶稣会大学高英勃拉大学的教材，分别言灵魂和天体，介绍的是古希腊著名学者亚理斯多德的学说。陈垣先生认为《寰有诠》等“其价值不在欧几里德几何下”^⑨。

第三，四库未录著作检讨。

中国历史上硕大无朋的丛书《四库全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它之前的教士著作尽录其中。然而，需要探寻的是在录存的32种著作之外，究竟再有没有应收而未收、该录而不录的重要著作？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下面以学科为线索，从两个方面作些讨论：

1. 一些带有其他学科性质的重要著作未录。如上文所述，《四库全书》录存教士撰译著作，基本分属于天文学、数学、地理学、机械学、水利工程学、音乐、文字、宗教和哲学等学科。实际上在这些学科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科的著作，已早被教士翻译或撰写出来。如在医学上，当时西医已经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是《泰西人身说概》（约1643年）和《眼科解剖》（1682）两书。前者二卷，邓玉函撰，毕拱辰润色，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的解剖学知识；后者为南怀仁译，可能是第一部欧洲眼科学的中文译本。另，利玛窦的《西国记法》（1595）其本身就是心理学方面的名著，而此书也关西医，首次指出“脑髓主记忆”、“脑是记含之所”，遂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认识。在动物学方面，利类思翻译的《狮子说》（1678）和《进呈鹰说》（1679），为最早译汉的西洋动物学著作。在军事科学方面，有《火攻揭要》（1643）和《神威图说》[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介绍西方火器制造技术的专著。前者又名《则克录》，由汤若望口授、焦勳笔录。内容包括各种火器的铸造、运用及子弹、地雷的制造等；后者为南怀仁编译，叙述了铳炮的原理并有附图。西方光学知识

的传入，以汤若望的《远镜说》（1626）为肇始之作。其书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及原理。并对光在水中的折射、光经凸镜可放大物象等都作了解释。另，汤若望译介的《矿物寻源》（1640），是介绍欧洲科学探矿的第一部中文译本。

2. 对已涉及学科内的很多要籍未收。这种情况以宗教书籍居多，指不胜数。如第一部华文宣教书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1584），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中译本《超性学要》等等。科学类著作，这里仅以地理学为例。入清以后在地理学方面的最大进展和成就，莫过于清帝组织传教士进行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地理大测绘及完成大型地图的制作。主要是康熙四十七（1708）正式在全国开始的地理大测绘，终于五十七年（1718）完成了《皇舆全览图》；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的对天山南北及中亚的测绘，于二十六年（1761）完成了《西域图志》。次后在这两图基础上，乾隆又命法籍教士蒋友仁改制增订，终完成了十三排《乾隆内府舆图》。这些成就不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理测量及地图绘制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可这些地图在《四库全书》中，竟无一收载。

三

四库馆臣在采择、收录教士著作时，奉行了一样的工作原则，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从域外舶来的学问的？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究。

《四库全书》对它以前的著作声称奉行两个原则；一是内外无别，所谓“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①。一是“兼括诸体，巨细兼收”^②，所谓“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认为只有这样，方能“协于全书之名”^③。这是总的原则，在实际选择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学科，由于馆臣的认识程度及其他一些因

素的制约，决定了其选取的情形也大不相同。

天文学实证的学科特点及晚明以来西历“分曹测验，具有实征”^⑬的经历，使馆臣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其先进性。认为“欧罗巴测量步算第一”^⑭：“欧罗巴人天文推步之密，……实逾前古”^⑮。由此承认了西洋天文学“推测之有验，……实较古法为善”^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数学其解决实际计算问题的功能及作为天文学的基础学科，在馆臣看来，其与天文学只是“流别而源同”。因此，在认可西洋天文学的同时，馆臣也认同了西洋的数学。基于此，馆臣对教士译撰的天文、数学类书籍，尽可能地作了收载。据前表，在载录的32种著作中，有13种是天文和数学著作。又，今观《四库全书》，在著录的31种天文学著作中，有23种是属于西洋系统（含教士著作）的；西洋系统数学典籍的著录数目，也占有很大的比例。馆臣对教士这类著作评价之高，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评《乾坤体义》“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则俱得变通，可谓词简而意赅者”。认为是明清之际历法改革的“大辂之椎轮”^⑰。评《简平仪说》“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也”^⑱。评《几何原本》“自始至终，毫无疵类，……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也”^⑲等等，不一而足。对于教士译介的机械、水利方面的典籍，馆臣也予以首肯。如评《泰西水法》说：“欧罗巴测量步算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必资也。”^⑳评《奇器图说》曰：“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㉑

种种迹象表明，被认为是当时第一流学者的四库馆臣，对天主教和域外世界的了解是极其无知的。如他们通过对教士宗教书籍的考察，竟得出了如下两个结论：一、天主教由剽窃佛教而来。此因错误的猜测，也得之于粗浅的比附。认为“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㉒，天主教的“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㉓，“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

戒杀、不娶之说”^④。直观地把握虽抓住了宗教的一些共性，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谬的。且“西方之教惟有佛书”的说法，使人有理由推想馆臣不但不知天主教，甚至也不熟悉同样来自西方，当时已在海内流播了上千年的伊斯兰教。二、“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袄神”。这是馆臣通过对附于《西学凡》后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一文的考察，然后博引了《西溪丛话》、《册府元龟》、《西阳杂俎》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顾野王《玉篇》、宋敏求《东京记》及岳珂《桯史》等中国典籍后得出的结论。并认定其说“无疑义”。最后慨叹士大夫中“无一人援古事以抉其（天主教）源流，遂使蔓延于海内”。究其原因，“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征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⑤。征引《桯史》，以证袄教，使我们坚信馆臣的确不知伊斯兰教。

无论天主教是什么，馆臣在采择其典籍时，奉行的是与内外无别，兼收并蓄相对的另一套原则：所谓“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⑥；“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掎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⑦。时正值乾隆严行禁教时期，天主教著作自在被“掎击”、“屏斥”之列。馆臣认为：

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耀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⑧

由此，对这方面的著作，屏斥不予著录；《总目》中得以存目的数种，也“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⑨。又以为天主教“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⑩，所以，一变《明史》载其书于道家的作法，

改存其目于杂家了。

馆臣对天主教的屏斥是彻底的。他们发现在历算书籍中，教士往往“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教之不诬”^①。遂反其道而行之，“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删除有关宣教的言论。但“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尽可能地削去有宣教内容的序文，“以免荧听”^②。从天学初函本观之，《泰西水法》、《表度说》原各三序，《天问略》四序，四库全书本均删除净尽；其他著作的序文，也程度不同地各有删削。

对传教士介绍世界地理和欧洲各国人文社会方面的著作，馆臣也是横加指斥，百般怀疑的。以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③，尽管也录存了几部这方面的著作，但其目的不过是“存广异闻”而已。

对于天主教外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被《四库全书》录存的原因，因缺乏记载，已无法探究。以理推之，应不外乎三种情况：一、可能是漏收，如《远镜说》、《矿物寻源》等；二、大概也有异端之嫌，属于屏斥的对象，如《泰西人身说概》^④等；三、受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体制和保守意识决定。如康熙《皇舆全览图》、《火攻挈要》等，可能是作为机要文献不予刊布。

注：

①此书《四库全书》列为李之藻撰，后代及今人多沿用之。但据原刊本署“李之藻演”，方豪先生认为是利玛窦口授之书，且指出原书的拉丁文底本存北京北堂（见《李之藻研究》49页，台湾商务馆，1966年版）。今从方说。

②陈垣《重刊辨学遗牍序》提出本书后编的作者非利玛窦。方豪支持此说，并认为后编出于徐光启之手（见《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利玛窦传》）。近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一书中，对此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③这样处理是为避免混乱。明清之际这类著作很多，最明显的如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康熙御定《历象考成》、《数理精蕴》，薛凤祚《天学会通》，王征《诸器图说》，李之藻《天学初函》等等。过去许多著作将其归于传教士撰译之列，但经笔者一一核查，实国人在教士译、撰著作基础

上的再创作，教士并未参预。

④附《基督教入华史》一文后。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这一点方豪已指出，见《〈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正误》。载《方豪六十自定稿》1715页。台北1969年版。

⑥载《文献》86年2期。

⑦见《中西交通史》下册903页。岳麓书社1987年。

⑧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42页“天主实义”条。中华书局1946年版。

⑨《浙西李之藻传》，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⑩《钦定四库全书》卷首《凡例》。

⑪《四库全书总目》卷44《西儒耳目资》提要。

⑫《四库全书》卷首《凡例》。

⑬《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序。

⑭《总目》卷102《泰西水法》提要。

⑮《总目》卷125《寰有诠》后跋。

⑯《总目》卷106《天问略》提要。

⑰⑱《总目》卷106本书提要。

⑲《总目》卷107本书提要。

⑳《总目》卷102本书提要。

㉑《总目》卷115本书提要。

㉒《总目》卷125《二十五言》提要。

㉓《总目》卷125《天主实义》提要。

㉔《总目》卷125《畸人十篇》提要。

㉕《总目》卷125本书提要。

㉖㉗《四库全书》卷首《凡例》。

㉘《总目》卷134《天学初函》提要。

㉙㉚《总目》卷125《寰有诠》后跋。

㉛㉜《总目》卷106《天问略》提要。

㉝《总目》卷71《职方外纪》提要。

㉞此从间接资料可证。一直到很晚的时代，还有人攻击此书。如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还强说西人与中人脏腑不同，并讥讽地写道：

“惜藏府经络事非众晓。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教何益！”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94 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上接 287 页）的基础上编订的。万历《麻姑山志》原名《麻姑山丹霞洞天志》，是建昌府知府邬鸣雷（1565—1620）和建昌府推官陆键（1607 年进士）在万历四十年（1612）编刻的^⑩。邬鸣雷是浙江奉化人，陆键是浙江平湖人，都是洪梗的同乡，因此有较多的机会看到《六十家小说》。

注：

①《重刊麻姑山志》，美国加州克莱蒙诸学院所属汉诺尔图书馆藏，3. 296—30b。

②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 1985 年版，页 1878—187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亦云：“《刘改之词》一卷，襄阳刘过撰。”

③《龙洲集》，上海古籍 1978 年版，11. 109。

④见《太平广记》卷六十。

⑤《重刊麻姑山志》4. 2b。

⑥《重刊麻姑山志》4. 8a。

⑦《临江府志》（1871），2. 5a。

⑧《龙洲集》9. 76。

⑨譬如，Patrick Hanan, *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页 180。

⑩詹詹外史评辑《情史》，沈阳春风文艺 1986 年版，21. 745；《襄阳县志》（1874），7. 46b。

⑪《秦化县志》（1906）24. 29b—30b；《重刊麻姑山志》5. 8b—17b。